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二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三首

溪南江氏族譜序

昔方伯居廬師宗人立祖廟其後方伯謁告籍舉宗而譜之譜成則以觀汪伯子伯子卒業作而言曰道昆聞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夫世窮則澤熄澤熄則忘親盡則疏疏則無紀故尊祖則有廟饗收族則有宗盟夫既廟之又從而譜之神人和幽明洽矣許由有言有族有祖祖者俎也義重則尸仁輕則祧

高曾而上無得而稱雖有慈孫其於著存何有乃今
聚族而居父兄子弟咸在出入則同吉凶慶弔則同
序事則同堂會食則同席由是而反其所自始僾然
如將見之收族故宗廟嚴非虛語矣客曰在譜別子
爲禰繼別爲鄭伯季皆禰出也或在發源或在開化
鼎足而立莫不早昌合之則大宗矣譜之不載何居
伯子曰仲尼作春秋合列國而宗魯周禮在魯於是
乎宗魯宗而列國舉矣古者國有國史家亦宜然譜
者史之流也有人於此以縣寓爲家以昊天爲祖以
四海爲兄弟以鳥獸爲同羣合併爲公誰曰不可顧

鄉鄰閉戶室中勃谿事之必至者也故同之則捲[illegible]非異異之則肝膽非同與其以異而同無寧以同而異作者辨諸此矣客曰江故蕭氏著于漢顯于梁其在遺牒可攷已乃今由唐以上不籍本始之謂何曰仲尼誦法先王三墳五典具在刪書則自堯舜始其斯信而有徵乎江氏由唐以迄于今可以考信作者唯傳信之務則始終於唐蓋其慎也仲尼居魯魯秉周禮則宗之禘則傷之夫魯非后稷之裔文之昭與尚安事禘客唯唯於是與之觀譜例嘆曰善哉簡而核婉而廉疏而有則法之良也與之觀世系嘆曰選

哉林林乎歷世二十有五歷年七百存歿無慮八百有奇若字若官若昭穆若婚姻若丘墓若婦若不婦若爲人後若後人指諸掌矣與之觀撰述曰萬全之烈巨卿之勳國士也民瑩而在山林其有興乎君子以是知江氏之多材也與之觀制曰王章也其有家之華與與之觀訓掩卷而嘆曰洋洋乎大哉有道者之言宗之庇也力是數者可以亢宗矣客曰善哉觀也觀盡於此乎曰何可盡也古者敦睦以合族君子難之夫合族之難非合之難也以身範族之難也非身範之難也能以族範身之難也是故族大則張小

則倒富則豪舉貧則恣睢振旅而折之則行違倒而振之則力詘語之勸禮則富者以爲負俗語之勸力則貧者以爲薄施示之纖倫彼或以爲厚藏示之廉貞彼或以爲要譽故勇可以奪三軍而不可以加九族力可以抗萬乘而不可以淵周親顧躬行何如耳夫鶺鴒非族也而胥化蜾蠃非類也祝而肖焉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躬行之謂也作者蓋有之矣將無似乎方伯降席稽首曰伯子之及此言也舉宗之德也抑世世誦之勿絕豈惟珍

送江氏璞詩序

諸方伯部中置按察使奉三尺法以糾吏民其操柄視中執法等乃今權移部使者而按察使取具官邸往往致崇高去　高皇帝約法不啻千里比年江以西獄大起諸漏網者悉該之除惡毋滋亡不愉然快也　詔補按察使則吾郡江民璞當行嗟乎民璞長者也往治邑治郡治兵江以西悉宜民璞如使其俯仰高下民璞安能要以謹守約法務境內稱平則民璞宜矣昔曹參相漢庶幾乎一代宗臣觀其以獄市寄齊其功用率由不擾起聞諸老氏至察無徒此參意也有道者獨多參世儒或以爲訾昔皋陶爲士不

越乎欽恤而為言胡可訾也民璞行乎哉往民璞參知浙江嘗請兵破賊卒保父母之國江以西亦吾鄰也茲得民璞又將波及於其隣澤今至矣二三子習民璞且侈其行各賦詩若干言內諸行李余故法家吏也不忘故事猶綴類及之

璠溪金氏族譜序

金自秺侯受姓遂以門戶甲長安其後避地吾郡中五徙而得璠溪乃益昌至元末治中父子以用武顯多得禦功我　成祖初御史操法廪廪庶幾乎骨鯁之臣則皆璠溪產也無論世有顯者即二三君子傚

儻大節視昔班狠七葉又何讓焉參軍得謝東歸作瑠溪譜其目凡十其義則參軍所取材瑠溪爲瀕陽隩區其川谷多蘊精自昔經始協于地宜作著居第一其先南徙由篁墩而白茆由白茆而石田由石田而洲陽由洲陽而瑠溪皆間右也乃今瑠溪最著望於諸宗考卜之功於是爲烈作遡遷第二由漢迄今千有餘歲按籍而爲之世系傳信之謂何故遡遷始於石田著代始於遷祖蓋以遷祖爲別子自別子而下悉譜之他若黜非其族貶失節名教存焉作序族第三宗法不立天下無家尊祖敬宗然後收族作明

宗第四治中御史邦家之休凡厥後人無忝爾祖作
徵賢第五士不家食一命皆足以顯揚果能毋失官
常亦賢者事作錄仕第六閨帷之德梱外不聞厥有
從一靡他煌煌乎與國士爭烈作見節第七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若太史所職郡邑所載方策所存是已
作存述第八東翰第九文獻足矣其必循理守正無
忝先人耤令俗不雅馴惡用聚族為也作糾俗第十
其事核其律嚴其言往往稱先王壹以反本脩古為
務蓋譜之良也余既卒業為之長太息者三嗟乎俗
之漸人也久矣蘭芷漸於滫中君子不服其所漸然

哉世之人或擬高位或擁素封則其家赫赫矣舉宗數十千指露積相望冠蓋如雲則其宗赫赫矣若此者彼所謂克家亢宗者也有則以有矜人無則矜人之有語之以隨夷曾史彼焉用之鄙人有言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此俗之大較也彼將以赫赫爲司命以仁義爲贅疣甚則箕其帚耰鋤見於辭色何有於期功彊近又何有於途之人假令沿俗不知其非則後之視譜者亦猶越人之視章甫耳烝黨故爲清白吏其躬行足爲諸子弟先乃今陳俗善惡聚族而訓之使其惇質行而薄芬華務孝弟而黜姦利士

不必名世要之賢良農不必千鍾要之力本商不必鉅萬要之廉賈及其久也靡然顧化其爲克家亢宗也不亦赫赫乎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顧所樹何如耳叅軍灑然曰語有之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百歲樹德瑶幸得聞長公之言百世之德也籍之

御史大夫思質王公奏議序

上卽位初脩　先帝之治故臣死非法者悉追録之臣世貞世懋上言先臣忬受知　先帝往往著尺寸功坐失當事者心中之法　詔論故御史大夫功狀復其官二子次公奏議數十百篇登簡記余受而卒

業蓋不知洊雷㯕云嗟乎人臣之進言難矣居常而危明主臨不測而批逆鱗此爭臣事也言聽則利社稷不聽則災生以之即自輕唯此七尺軀耳乃若封疆之臣守在多壘外患猝至不暇豫謀彼皇皇枹鼓之間決策千里之外上陳當否下繫安危此之為難難之難者也唯直亮通明之士狥主急而後其身炳幾先而寘其中其會庶幾乎勝任矣初公為御史亹亹直言得爭臣體及虜驟入烽火格於郊關公自軍中以聞遂登陴而厲城守此何時也公於是有通州之役大將軍新集士馬芻粟不支　先帝方督過行間

人不自保又何特也公於是有軍儲之役島夷犯吳
越騷動江南民不知兵無能救死于其頸時事急矣
公於是有東南之役已而雲中急則從雲中避薊急
則從避薊其難可知也乃今觀其所指畫省若括轉
若樞斷若折薪料敵形若觀火無論直亮之節通明
之才當其時勞若功高猶可概見彼諸人者卒以一
青掩之嗜太甚矣譬之射者左布侯則命之中侯右
布鵠則命之中鵠置七札則命之貫札百步而置楊
葉則又命之穿楊遞命而遞應之不遺餘力一不中
命睚眦者幸得而甘心公無死所矣景帝故知御史

大夫晁錯袁盎間而殺之七國方以錯為兵端其間
易入故也徃錯數以策干文帝卒不用其言景帝新
立錯用事淺而言深故不免耳通州之戍　先帝嘗
扆而署姓名由直指拜御史大夫由東南歷試西北
則皆　先帝意也不可謂不知矣乃公小用則小利
大用則大利不可謂不效矣顧憾者當事其權倍盎
且什百之乘間投人鮮不中者卒之鄧公明錯無罪
而盎死國門天定勝人固非虛語　先帝法當事者
具五刑　上錄御史大夫二子方以國士嚮用天道
于今烈矣惡在其能勝天耶余覩觀錯所上書論兵者

誦之勿絕要以功見言信公視鋕猶賢史臣方執簡
記錄　先帝骨鯁之臣如其文獻足徵則御史大夫
在

太守陶公論最錄序

會稽陶公守新安以循良著公旣遷去郡人相與祠
事之比年春秋鄉大夫帥諸父老若子弟有事祠下
歲丁卯二月脩祀典如常會　天子改元明詔初下
諸父老相語曰　聖主加惠元元與海內更始則以
郡縣吏治責在行部諸臣德意蒸蒸厚也自有郡縣
以來可與佐百姓者唯良二千石吾郡界在山谷行

部者歲一至爲當公居郡時徵發萬計公以一人在事境內人人樂公以爲安比旣還猶能爲故郡請便事罷千里之役省不貲之需安得如公者若干人徧置列郡行部者可無事事矣諸子弟則曰　高皇帝重三輔地建官爲詳吾郡以南國陝區隸在三輔所部則御史大夫一人部使者六人郎署監司或置或否犖然立二千石上四面臨之稟命則從吏專行則沮格難矣難矣頃者大壘用事往往干當路權或務詭隨譴舉無當公獨以直道事上上之人率以直道信公程功累事凡五年諸御史大夫部使者郎署監

司交譽公於朝凡二十七牘郎　先帝以良二千石賜吾郡吾郡嚮二千石之賜居多乃若公之志得行無從吏無沮格則又當路之賜也諸父老曰唯唯公等不聞鶴鳴之詩乎處下而聲宏有本者如是耳夫不獲乎上難與治民藉令民治不脩其何能獲惟公孳孳民治不以詭遇從禽居郡者五年稱最者二十七牘鶴鳴子和誰曰不然下懷其仁上旌其伐固三代直道之遺也鄉大夫曰辨哉諸父老之言信能睹公之大較矣即其名實充溢公何心邪舉世務以吏治立名乘人而騁其捷伺上若射隼罔下若掩麏其

始發也人不及知辭有不中久則技單於此人其前何乃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由由然事上必以道接下必以情機穽不入於心其獲多矣昔人逍遙海上羣鷗狎之一旦生心鷗卒不至至誠為能動物豈虛語哉於是諸父老徧攷所部與公於朝者歲而載之將與俎豆俱存以示不朽既成編則以觀道見道見故知公遂述其說辭序之首簡

郵中集序

今上詔修　先帝實錄下諸部督學使者采拾以聞南畿為　高皇帝舊都自昔以文獻甲天下部使者

在事名江都文學歐大任任之文學奉檄入都再挾日而畢事伏軾所至謁　園陵望　宮闕歷名山大澤周游薦紳學士及諸故人稱詩凡若干言則自郵中授弟子既成籍介吳生謁余序之往余從文學鄉大夫得文學高義時文學留滯都市則又得文學都市詩卽南海多奇安莫如文學及余從三山索文學語在集中文學善稱詩往往在都人士口當世二三作者莫不推轂文學爭下之其在郵中不更僕可數矣昔班固張衡左思並以名都賦顯豈不鉅麗乎哉夫賦者古詩之流具在風雅古之行役者大都憂王

室而閔勞人悱見乎羇旅事枝葉諸賦不遺餘力夫非作者之極思與本諸事情則枝葉茂矣文學隆沈淮海翩翩翩翩諸博士出乃今海內治安首都不啻天府文學載筆從事幸得託行役而𨓏游觀詠其詩則所謂治世之音矣方之諸賦自廣狹不同要以因事陳辭務在言志雖意氣溢發而壹歸于雅馴譬之安車蒲輪大路越席得以而馮豈必九存七就而後行遠乎嗟乎函崤河洛之都鼎足之業其間多所湮滅而諸賦炳焉獨存概於立言則不朽之效也文學官薄顧于于安之殆將爲名高希不朽耳乃今所就業五

矣七貴何有哉如使畢力以從古人庶幾得當大舉語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文學幸而出此即當世何讓焉吳生曰善

孤憤集序

胡司馬有社稷功中憾者卒死請室 今上畢錄先帝故臣功狀置司馬不以聞司馬藁葬山中諸門下士若故人無一至者沈山人爲司馬誄則自四明走墓下哭之初吳虎臣及余二仲氏郊勞山人山人馬首東矣問曰司馬猶被此名以死山人哭者何山人慷慨言曰司馬功蓋東南非臣一人以也往臣竊

覩司馬多大度愕喜自如當意輙予千金不當輙姗罵臣非禮弗食故千金不及臣然坐客多賢豪貴人司馬目攝之不為禮比臣在坐意獨屬臣臣居與居臣起與起其所嚴事者宜莫如臣乃今身隕而名不傳臣固未得死司馬所耳臣病三年矣孤憤上通於天天且為臣隕泣又明日諸君東望百里外雨霏霏自大鄣來此臣哭司馬時也厥明日出無光塡之雨至與語合於是山人過不佞相與登舍後山出司馬誄讀之四坐憤發不佞起長跽進曰我　國家倚辦東南不啻外府天胙司馬幸不蔑東南此所謂社稷

功也　高皇帝以八議釋有罪必先議功　先帝故嘗多司馬功死司馬非　先帝意也即司馬亡論已柰何傷先帝之明不佞　先帝舊臣願爲山人壽虎臣次進曰孤不肖嘗遇司馬前茅孤方引諸少年挾吳姬楚女履舄遮道呵者至曰客何爲孤叱曰毋多言客高陽酒徒吳守淮也司馬嘆曰嗟乎此吾故人子引車避之於是人皆謂孤狂謂司馬長者往島夷起吳越率以澤量人司馬提三尺劒全活之何論億兆及司馬不辜死卒無能發一辭非山人則皆暗者矣孤德司馬于今終不能忘孤願爲山人壽次二仲

氏進司几諸功罪有主者兩生不敢知當司馬時彼都人士莫不稱龍靈被恩澤司馬一旦受法則群起而誹詆之彼何能顧肯嫚罵我然今嫌嫚罵則昔抵千金者也彼其視怨如丘山視德如流水謂司馬何食人之德而有二心士之耻也幸山人出且爲都人士一洗之司馬以好士聞今得士矣願爲山人壽酌畢白雲起東海亘青天而西於是相與東鄉酹曰司馬有靈操甲暟暟至矣二三子屬不佞揚扢其事則以山人所自賦若爲山人賦者附之

傳美錄序

今制列卿百執事獻最　天子　天子以璽書爵其
父母及其室家　上有大澤亦如之俾其廣孝作忠
世世爲臣子勸夫士童而執業白首患不成名即掛
一職于朝日媤媤焉患不稱積勞而稱患不中程幸
而壹得之臣子之上願也或在父子或在兄弟其能
兩得者幾何乃若濟美承家父子兄弟内外皆得斯
當世所希覯者已劉氏故楚著姓徙居貴州余對公
車蓋從中丞君後既通籍則麗江公爲余父行頃府
君由京兆出新都中丞君弟也劉氏自麗江公而下
封章十下于家府君籍之梓人以明世守都人士相

與揚以其事爲府君休籍既成府君授簡而屬余序

昔人之稱不朽者抑亦有取于世家非直侈世爵以爲芬華本之乎世德足多耳若漢之石氏韋氏豈不煌煌乎盛哉或以躬行或以經術其皆得當天子將施無窮彼其金張許史之豪福澤盈溢然而功名不著後世罔聞則世德非也 明興二百餘年貴州文物盛矣 先帝以孝治天下吏治起而爵賞行焉繼江公起家成均於是有成均之命其後政成治郡請老黔中二子脩故業而益張接武青雲之上中丞君由治邑起進工部尚書郎兩以最聞於是有繕部之

命　先帝有事宮闕繕部多所奏功進光祿少卿復
諭最於是有光祿之命府君乎年受檄議獄鄖陽以
最聞於是有鄖陽之命及府君由鄖陽召入爲京兆
理中丞君乃由京兆開府鄖陽　今上改元覃恩如
制麗江公得賜爵如伯子府君亦以畿内加封於是
有中憲之命承德之命燐燐炳炳勳府載之自麗江
公以至府君自毋恭人以至諸姒氏外内備矣近世
若關中彭氏洛下許氏西蜀楊氏東越孫氏皆海内
名家其在貴州宜莫如劉氏自府君監兵吾郡四境
晏然枹鼓不聞夜犬不吠所謂民之父毋不虛矣里

人子州人與其父母莫不喁喁乃今誥命出于　朝
廷非設閒矣都人士從而響應不啻雷聲雖其知德
有淺深修辭有工拙要皆好德之所發親上之同心
也儒者誦法孔子雅闇治民獲上信友悅親之言府
君兼此而有之庶幾乎信而有徵矣府君謂是籍也
寧詎敢負　君命以自多顧自父兄以及下臣　國
恩轉至下臣無以報塞萬一其明示後世以志不忘
禮家有言先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
也仁明不伐府君有焉恭之屬也遂舉是籍而命之
曰傳美余綏頗爲之先鳴云

嘉生園草引

海陽曹生詹生陳生皆卓犖自負顧獨親不佞相與下之曹生著義若干篇兩生業已定其文矣掀篋而就不佞願聞法言不佞自結髮起家學未成而釋業乃今屏跡山澤日與漁獵者俱顧安得聞書生言請言漁獵夫執竿以投鯢鮒族漁也設辟以俟狐狌族獵也此其大氐也其甚也發人之笥掩人之罟竊其獲而有之則盜漁盜獵也至若任氏之漁羅氏之獵一舉而俎腥東海囊括上林偉矣要以特千載一覯夫非僅僅者哉世之以經術進者援舊聞執田論是

謂族儒甚則勦說雷同塗時人耳目以幸一逞盜之屬也吳會毗陵二三君子所謂僅僅者非邪當今之時族儒什九盜儒什三吳會毗陵曹不能以萬一何者其所操者廣其所獲者奢也曹生始以童子受博士業授之以諸生經藝則掩卷廢之授之以老莊左史諸名家則喜高論諤諤十年不售於有司都人士謂曹生柰何以孤白當暑曹生笑曰諸君皮相耳惡識被裘去而游吳越之都躡屩出飛來峰上左大澤右滄溟都鄙郊墟山川草木爛焉錯采生恍若有得仰天嘆曰文在是矣興至則操觚載筆翩然周遊時

而坐書時而抔飲槀既具篋而藏之若蟬蛻若鵬搏
飄飄乎有凌雲之氣矣歸就郡大夫試首曹生就縣
大夫試首曹生　今上改元曹生應詔往主者得曹
生牘首舉之主司乃大奇生然守繩墨卒不置高等
生愈益知名矣然生卒以師心爲務其材不羈俯視
族儒眇乎一鱗羽耳其餘亡論已引于繩墨則吳會
毗陵之徒與詹生陳生謂余曹生好直言喜兵事
上方孳孳求治思得彼其材而推轂之勉矣曹生行
且漁獵生矣

醫方摘要序

先帝湯沐在楚楚忘其勞　今天子閔而休息之悉罷壁祀分封營修轉運之役損諸侯王不急之奉有司亡能奉德意率由前取盈歲荐饑楚不堪甚直指陳使君按楚檄庶司校出入以爲經於是省歲計二十萬緡屬掌計者籍之以待司會始使君入境期當進退文武吏士勞倍往年夙夜皇皇不遺餘力數有疾所至醫無良乃竊嘆曰使者奉身行部中直以安危繫妄庸人手即窮鄉下邑謂疾苦何旣自沅之荆會水大溢使君蒿目溝壑全活數千百人無何疾益甚則自衡州召二醫至疾始平使君以爲良命二醫

籍醫方之有驗者得若干卷屬梓人布簽將與境内
共之藩大夫程督梓人挾日而告成事夫醫者意也
得意者亡法何論方昔秦越人以神醫聞必先授禁
方長桑君所醫之有方也猶匠氏之有規矩也車之
有轍迹也漁獵者之有筌蹄也方何可廢哉關雎麟
趾不廢周官皆是物也且也養生若養民去其害者
是已乃若使君之籍歲會按籍可採其方無論良有
司不啻燭照而數計之矣第今中庸以下猶知嚮方
雖檮杌興害而不廣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固非虛言
往不佞居于舍中則家中丞以方書授不佞孺子有

四方之事脫有事醫藥不必皆良縱自輕其何以保遺體第篋之往猶之索埴得塗醫之次也不佞唯唯受而納諸篋中即有所用之其驗較著然此直一家言耳乃今二醫所籍稀軒岐繹長沙河間主張朱氏而餕及諸家庶幾備矣豈惟三戶抑亦海內賴之

楊忠愍公集序

嘉靖中大將軍仇鸞主市議幾誤國楊忠愍力言其謬不可鸞間入貶臨洮無何族鸞 召還忠愍忠愍則又極言大學士嚴嵩不法狀嵩主吏議傳上刑會縣官欲論他囚忠愍不免其後七年而嵩敗嵩子世

蕃伏誅　今上奉　先帝遺詔䘏諸直臣首忠愍
先帝操下凜凜其明日月其威雷霆兩疏敦若丹書
聞者可立辨已一不入則貶再不入則施之何急也
諸先後言事者卒皆骨鯁之臣要以得罪狀而務盡
言妄莫如忠愍當忠愍抗疏豈不當　先帝心無亦
視將相若股肱將藉之以奉社稷投鼠猶然忌器況
社稷乎衣不敝不新成股肱謂何耳故寧失藥石無
寧失股肱彼一時也及肅人上變而鸞族諫者後至
而籍嵩家藉第今能言何有加于疇昔卒之一怒而
罪無赦則忠愍先入之日更而明雷伏而震其所由

來者漸也夫兵莫憯于志無論鏌鋣忠愍起牧豎間
居常不忘溝壑方其討罪　君側其志不萬死豈發
哉縱彼反戈中之業已剸刃於其腹然則忠愍所御
其殿帝之含光邪後之人言聽而法行則鏌鋣之屬
也人謂忠愍以直言死　明主未之前聞即二氏殲
曾何足以當忠愍夫鸞敗扈嵩父子爲邪憂在社稷
忠愍以身當社稷身死而社稷無恙得死所矣　先
帝不舍忠愍而卒用其言死且不朽　天王聖明猶
將報恩地下忠愍豈虛語哉初忠愍當大辟王元美
抵嵩客說嵩會嵩黨格客議不行遂甘心忠愍元美

從徐子與及諸郎哭忠愍郊外治其喪嚴氏跡之盩
諸哭郊外治喪者於是元美首及難子與亦行乃今
詔下九原二大夫遞起元美自魏爲忠愍狀籍其遺
書傳魏都子與分部漢陽則以籍授孫漢陽傳之楚
余入楚子與屬余序之當二大夫哭忠愍時余在告
往余欲爲忠愍立傳會有　詔錄　先帝故實亡敢
侵官元美有良史才狀備矣孫漢陽爲大宗伯公子
余從忠愍元美後皆公門下士云

青蘿館詩集序

余聞之作者曰有唐以詩鳴蓋本業也大曆而下不

晉波流陸則陸汧則汧論其世可已當世以經術論士士顧能詩　太祖始興草昧間作弘治則李獻吉何仲默副以徐昌穀諸曹起乘而前去輓近世千里吳嘉靖則李于鱗王元美而徐子與吳明卿宗子相參焉于鱗謂余吾黨亟稱獻吉恨不與諸君子同時不自意結伍從之取前茅以進幸也夫前者崛起後者代興百年之間駸駸進于大雅非適逢世能乎人言李何故相驩卒以名高爲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轂子與子與朝明卿而夕子相率諤諤無面從退而語其私

則交相重也務以上人已愈下務以下人已愈尊由
斯以談于鱗固非虛語世儒率以耳視後死者將無
與焉幸而在茲遂中睚眦於是于鱗引去元美以難
去子相去而死明卿去而三徙之子與晚得汝陽尋
徙去此其故勿論已頃于鱗多子與日益則豈窮而
工耶子與稱詩無慮數萬言籍而授門人僅什之一
于鱗蓋嘗定之矣余受而卒業汝陽以後參居二焉
自子與罷郡歸四方之屨滿戶客奉不給則貸入繼
之窮矣顧其神益王其業益精其受益較著窮何病
子與哉善隱者謂楚奉江潭為三閭湯沐其所奪者

狹其所守者吝饗其利者以爲有德然則左輔夜郎皆食邑也寔世世饗之彼其退若隊淵終其身不召道喪世矣　今上即位遞起諸大夫于鱗入大梁元美入晉子與入楚當世以此勸士故得士彬彬則明德茂也獨明卿陸沈南海豈天意秦明卿邪子與又言楚人三試而賜執珪今及明卿矣

長原程氏本支譜序

昔楚屈平祖高陽漢司馬遷祖顓頊兩人並以作者顯學士至今稱之乃若四代之禘郊祖宗皆是物也作者莫盛於孔子其所删述莫嚴於尚書春秋顧尚

書始於六藝春秋始於魯儒夫豈未逮墳典而謂周公之德衰邪與其遠取以稽疑寧近取以傳信此明聖之所為務後之良史與稽焉新安多聞右世家莫不有譜本支百世可攷而知要以文獻足徵視四方備矣顧承平蕃息不可勝原代有汚隆從而升降甚者浮慕赫赫竊附以為名高乃今載在郡書亦或無當概諸典則何有於一家之言往不佞謝尚書郎宗大夫屬不佞為吾宗譜既而謝中執法鄉大夫屬不佞為郡書不佞遜以為難力謝不敏及不佞入佐邦政會程叅軍汚為本支譜成紹介其諸子本中取

材不佞不佞習本中博雅使槩言之本中進曰郡中高門戶者無慮數千百家而諸汪諸程最著譜者無慮數千百牘然亦惟二姓最難何者世濟蕃衍轉徙多門久之會食愈疏宗法不講其卒也邈若秦越奚翅塗人抑或比黨亂羣謬爲同異爲同則外相棣爲異則內相戕樹敵于盟焉用譜哉故大宗備世家舊史嘗譜統宗迄今猶有後言其難可知已吾宗自關得國至晉太守始家新安梁則府以忠壯特開廟食于祀迄於有宋始遷長原是譜於長原獨詳則譜者所自譜也藉令以大宗爲號務睹其全著之代則自

周以來凡九十二世繫之姓則自吳郡而漣吳楚通伊洛凡九十八區將必旦暮千古家至而人見之卽巧歷不能得已乃今自封祖而下垂七十二世具在都官譜則仍之自遷祖而下垂二十世具在宗祏可更僕而終則悉書如例其詳略則余小子竊取之矣謹待命先生嗟乎不佞不能譜吾宗焉知程氏顧二姓猶之一軌也嘗試言之吾宗命氏潁川有如伯符受國及漢龍驤南渡覘元譚守士先爲開府越國並與閥閱相望猶之秦晉兩大申以婚姻凡在宗盟大氏皆神明之胄矣吾宗什室而九豈不足多近世若

鱅溪〻譜大宗亦一阮也司徒故受室宗伯豈相授然邪往忠愍公推轂不佞任之誠自知其不及其後欲爲里中譜自始遷下達則譜之潁川龍驤撰厥攸始越國茲降爰及諸宗僅舉其凡無庸世系會不佞有四方之事蓋有待焉作者先得不佞之心譜可已譜可已本中曰敬諾在禮何如不佞聞之禮有禘有祧宗有百世有五世其上別子爲祖則始遷百世之宗與時譙是已太守靡其開府狥國功德旂諸後世惡在其不禘哉由遷祖而遡之世澤之斬久矣久則不可爲典於是乎祧之恩不瀆親義不凌節禮之善

經也且也王者分王列國各祖其始封之君雖其本之則同不敢干祀魯不王而禘仲尼非之乃今同姓諸侯王率脩古而未改然則長原之禘遠祖而諱遷祖其誰曰不然不佞以禮發家譜者庶幾乎得禮意矣本中避席曰開府有功社稷比屋且尸祝之乃今繹開府而尸始還此難與衆庶論也微君子之言有徵且將不信請揭諸首簡詔之

太函集卷之二十一

太函集卷之二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九首

文選序

司馬氏曰自書契以及詩書則聖人無擇言矣後之言者非文不行如以其文惡得無擇故離朱辨色師曠審音梁昭明由此其選也夫隆汚各以其世潤澤存乎其人其世則春秋秦漢魏晉齊梁其人則屈宋鄒枚賈馬蘇李班楊曹劉嵇阮潘陸陶謝其體則衆長具矣騷之黼黻錯陳金石迭奏概諸後死者文在

茲乎自是相沿以世為次或曰文粹或曰文鑑或曰
文衡皆是物也作者之視疇昔輩已徑庭藉令擇焉
而必精其去昭明駸駸遠矣　明尚經術學士非六
籍不談凡諸柱下所藏不少概見新都故文獻國也
都人士猶知昭明不佞結髮起家乃獲卒業始則津
津乎其合也既則渙乎其將離久則參而伍之依依
乎其不忍舍也六籍尚矣迨晚近世而其說長世儒
近取而遠攻耳目塗矣一旦釋故而新耳目豈不
津津乎哉屬下里者易為聲歌衣大布者易為文繡
何以合易入故合也始吾求之昭明三年而未得也

去而爲史遷又五年而未得也去而爲左氏又十年而未得也去而爲老爲莊之數子者業有成書不逞稱載吾而窺其典要煌煌成一家言譬之九成六章聲色殫矣彼其闢道百者惡足以佗大方何以離求多歧離也中歳而陳五車排衆戶乃知世之趨愈下也仰𥙷韋氏之波流與故赤日不耐不爲堅冰絺綌不耐不爲狐貉岷山積石不耐不爲江河天地且不逞也可識矣如必老莊左史之是而昭明之非也是猶褻絺綌而廢狐白望岷山祠積石而堙江河䜖也吾故參而伍之依依乎其不能舍也然則文粹而下

不皆非邪振川潯以絜江河薄大羊以禦狐貉搢于以爲猶謗也說者謂昭明羅百家蒐七代總之爲卷三十不亦儉乎近世或廣之或補之蓋舉其全也絶惟江河不集而足狐貉不縕而溫如將甲取其所棄猥云加少以爲多謗之謗者也當世之論士者具曰文勝認認焉務敦朴以維風夫文而不葸則漸俗然矣乃若博士諸生之所修業惡在其能文即文矣曾不足以一當昭明惡在其能勝千金敝帚將謂文何崔大夫治新都壹禀於別化大氐削雕爲朴思從先進而亟反之至其業博士諸生則梓昭明善本而布

之境內諸生之師教者葢彬彬矣大夫彌魯士也歷

宦孄於文哉

三都輿誦序

我守君之爲馮太公壽也孝然厲不侫先鳴於是鄉

大夫若都人士無不咸獻其言待守君命守君采其

馴雅者介使君而籍奏之庭葢獻者無慮數十曹言

者無慮數十牘駸駸備矣既而鄉之杖者從郡老更

聚族而踵靑門叩成籍狀不侫纚纚乎其告之也則

相顧而嘆曰吾儕小人日在野而不知政微司馬揭

岷山封積石吾其爲江河羣飲者邪始使君以佐計

入郡中民不知賦進而佐兵事民不知兵填之川谷不虞使君以監司庚至而居者行者不知縻客既徙沒身而揖古剖民不知使君謀已去剖中使君方以五鼎養太公民不知其廉大耋而貞初度也鄉大夫若鄉人士亦既斌斌而媚于辭吾儕竊食而衛衣裳枝而野鹿言不越乎丘里業不舍乎稼穡汲假而歌擊壤謠康衢敢不卷舌稱弟令比于里耳庶幾乎芻蕘之言將因司馬以陳太師惟君侯命不佞受而卒業則其義近古而辭不華擬之公家上郡之歌殆庶幾矣顧使君方自吳入楚而吳楚並以聲歌擅場吾

人猶懼其不讐寧取足於閭巷窮惟古之爲壽者莫善於雅而輿人之誦尤莫善於風凡今鄉大夫若都人士所稱者穆如淸風祝而願之則南山有臺之類是已其出郡老更者本之以自始繫之以去思若麟趾若甘棠渢渢乎南國之遺音也疇昔陳詩列國而楚無風屈宋以還詩在楚矣今之吳古之楚也新都略吳楚之裔至不足以張楚而重吳顧曹之鳲鳩其亂至今不廢厤泉蒼蒯空不相捐幸得而嗣徽音請附末簡守君曰善古者蕢桴土鼓其風豈不洋洋申之以椌楬塤箎從之以鍾鼓管籥則二雅具矣風先

於□其所由來則然人亦有言禮失而求之野乃今
求之野則獲獨禮云乎哉如使得當使君請以郡老
更爲桴鼓

一歌曰三天子都輦皇輿山谿四塞高下居石田鱗
鱗不可畬城烏啄啄農悲欷君自蘭臺就侍車寬租
薄稅編民紓哀然我君三輔首誰其舉之南極叟願
粒萬鍾薦南斗一粒一歲增黃耇二歌曰大鄣之東
起伏戎我君東行犺莽空憑陵一望馮夷宮鬱葱佳
氣浮長虹居然中立嵩高同申甫承家大小馮宛如
岱萃柱蒼穹山靈時時出雲雨先我舊邦後率土穫

穰千秋歌且儛三歌曰川有塗藪雈符使君再至建
聱弧鯨鯢爲醞釁天吳負州大估千舳艫路兒不敢
私揶揄江流白如練㕎實赤如日何以報公家終年
無聚䳺

右三老之歌

一歌曰陟彼紫陽東望扶桑曈曈出日燁燁重光日
如何其舍于暘谷其光伊何照臨比屋蟠根託于陽
林挺出而累百尋上有棲烏三足頭不白而常黔二
歌曰陟彼霞城東望四明其陽巨浸珊瑚叢生其陰
上腴梁木冬榮有來自東九臯鶴鳴二雛咸在倡和

同聲迺駿厥聲聲聞於穆穆皇爾仙禽授公子服三歌曰登天都望海島赤城以南莫不靜好方丈爲帷蓬萊爲幬析木爲楹明霞爲㮽或招羨門或授鴻寶我聞古有彭羣居而不老云胡棄人間始得長壽考吾寧倚大椿吾寧拾瑤草四歌曰有美西方人端居南海濱青蓮忽自華白鳥相與馴摳衣問其年千百億由旬齋居長者子咫尺爲比隣從之受真詮白馬徒下陳楊枝露在手大地皆陽春衆稱慈悲父庶幾肩能仁五歌曰海大魚名曰鯤目月可吐雲夢可吞任公避席詹何奔羣龍辟易六鼇蹲天池有子化爲鵬

垂天之翼何崚嶒天風歘礴滄溟水六翮翩翩從此起直上扶搖九萬里計程一一為君齒

右五更之歌

太玄吳氏宗譜序

浙以東則婺以文獻首諸郡烏傷為婺上邑而太玄吳氏首邑中往不佞嘗式里門下宗廟進俎豆之士相與論先世而討舊章蓋泰伯執牖之宗延陵之胄也不佞故與吳公同籍比公按楚首舉不佞襄陽其後十五年不佞從公佐邦政公出所著太玄宗譜以示不佞幸而敘之百朋謫從君侯于荊歲在戊午先

公家貧幸得以餘力譜吾宗比及季年業未就無祿先公卽世手澤僅存百朋既終喪遂述先公之舊因先世之遺而爲之譜君侯故有土之大夫也序在君侯嗟乎公不棄不佞而以首事命之敢不敬諾既公以省太夫人得請遣使程督京師使者曰歲既畢序可已不佞諾諾如嚮者卒未遑及公以御史大夫起南臺不佞亦且以寧親賜告公數以諾責來謁且其曠日久而惟一序之難不佞避席曰嗟乎序非難而序譜者難也非序譜之難序太玄之難也何也勺水則芥可舟培井則鼃可泳行潦可揭中流可壺乃若東首

而望洋卽河伯曾不足以窺海若其所睹者大也太玄大矣闡道百者猶將困大方之家一難也由淮陽而下譜者十有六由燕國而下序者三十有三顯者若盧陵若京兆若豫章及我　明興若潛溪文成文忠之屬率皆主盟當世豈不焯焯乎哉後先者得與於斯猶之登滕薛而班晉楚也二難也司馬遷終談之業其自序爲詳由太玄而望龍門公且優爲之矣今則以命不佞其將匿跡朱而索象罔邪三難也三難難矣終不可以五稔而食成言竊惟仲尼尊周厲亟稱泰伯虞仲同德至矣卒集大命而身顯名夫惟

民無得而稱焉德斯其至也荆蠻自廢乃可與推次其兄泰伯而弟之矣施及延陵季子其斯伯仲之遺風與太史公世家首吳即周召暀乎其後季子不立傳而附泰伯者特詳其讓有足多者春秋之首僭慝列傳之首伯夷皆是族也彼由魯衛以及凡祭非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乎卜世卜年亦既滋大黍離以降其能食舊者幾何伯仲在吳僅以身匿及其胙之土而建之國僅足以當庶方小侯有吳肇祀以迄于今開國而王者十三追王者六爵五等者四十五都將相公孤者二十五譜具矣更僕悉數曾何負于

諸姬非此其身則其子孫此伯仲所不能逃而季子毋讓也且也周賓杞宋世相後豈遠哉仲尼業已病其無徵雖盛弗傳非虛矣乃若有吳之故實視二代之後煌煌焉始詘而終嬴始晦而終顯是天道也公之有事茲譜也豈其侘傺大而益紛華無亦彰既往厲方來使之率乃祖攸行世世興讓焉爾夫泰伯以天下讓季子以其國讓不亦磬乎大哉乃今簞食豆羹或見於色斗粟尺布或不相容一何細也彼以其大而讓此以其細而爭溷矣彼其風于百世聞者莫不立廉乃今承宗祏奉粢盛所不求世德而隕舊聞

非夫也蹴然飧食太玄不啻千指卽有方之士衆矣豈皆無所待而興者乎記有之曰禮者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則爭禮達而分定則讓故讓本於禮禮重於名譜也者所以正名辨分講讓去爭禮之善物也昔仲尼之正名也必先行其言言無所苟而脩身以踐之禮之質也往執政爲公志先公墓也則曰推產分讓其弟而卹孤賙急獨惓惓焉　先帝以任子加恩公舍其子而先兄之子此其見諸行事者較著匪徒託諸空言觀是譜者可以興矣嗟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其受之地者然也弓冶之子必爲箕裘其受

之世者然也語其地則爲婺爲烏傷爲太玄禮俗刑矣語其世則爲泰伯爲仲雍爲季子世美濟矣作者皇皇於茲譜並以躬行先之讓道達矣藉第令一夫不直而猶有蓬之心是將以呰窳而廢箕裘子之無良者也則斯譜也若澤劬首而述陳人序之者若劬首一吷耳嗟乎此作譜者之所深懼也此序譜者之所以爲難也

湖莊李氏三宗譜序

古者男子生而命之名藏之閭府州府歲至則籍而獻之君所婚則以日月告君大司徒職之夫家具在

即五宗九族臚列可稽及夫世遠而籍亡籍亡而譜
作繫之姓則有合類之族則有辨統之宗則有章其
斯爲一家言凡以補國書之不逮近制畫編戶而書
民數率十歲以爲期以覈名實不倖脫則僞增以致
異同不決裂則傅會以故繆者什五糅者什三論其
世者眯焉而倚辨於譜爲尤急譜者或非世業徒取
相沿倣則小而無徵奢則大而無當要之儉爲近禮
雖孔子不繩宋以張殷近譜宜莫如北地李氏良儉
故也豫章阻江湖而遠兵革應牛斗而數人文列邑
以什數其最者爲豐城著姓以百數其最者爲湖茫

李氏往者亡論已自不佞束髮遊鄉幸得待諸君子同朝其間對公車起家文學侍從入則臺省出則藩臬大夫尊者且躋九列都六卿纍纍乎接衽於朝按軫於市矣此其視北地殆相什百譜者惡在其不奢善乎直指使者之譜三宗壹稟於典禮去奢去泰務考信以折其東曹王阜出鎮洪都唐宗藩也得之宋志而信則以鼻祖祖之豫章刺史自河南來徙唐宗裔也攷之丘墓而信則以遷祖祖之勝爲處士伯順曾大父由此而世可知則自處士墓志徵之並祖之爲始祖珪琮璵若屈昭景蓋鼎足三分之珪守湖莊

琮卜小塘溯卜大阪三宗所由析也昭穆至今存焉各祖之爲别祖由大阪而卜新塘由湖茫而卜太原又其支也考之世次而信則附入之由曹王而溯其初唐書較著由曹王下遷其世次不可得而詳則闕之刺史始遷臨川居喬上其世次不可得而詳則闕之歷湖茫八世而得處士由高祖以上五世不可得而詳則闕之法曰行吾所明毋行吾所疑詰者弗用此也故自受氏以迄曹王準唐書以爲系附以刺史準舊傳以爲徵作世原第一由始祖以及三宗之别子爲合圖三宗爲分圖爲續圖合之若綱在綱分之

若游徂委作世圖第二圖僅書名耳圖左則書字書行書婚書宦書生歿書葬作世譜第三賢者以功行亢宗宗之庇也即內德有足術者女史猶將不遺作世傳第四內傳第五對揚天子之顯命則世作忠志王言第六無徵不信雖善何爲信而有徵惟先世之文獻在其七則志藝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敦睦合族厥有宗盟其八則申族約凡我同盟言歸于好故惟要求爲諄諄譜成不佞從令君受而卒業竊惟穆叔以世祿爲不朽有辯者業已徵其不然夫世祿本之乎世官大氏皆食舊耳乃今祿者不世直將以奉

有德以行功揚行言三而一立焉則不朽之云也撝今世世勿絕視古官族何讓焉粤自隴西無關三宗代起其出太原苗裔毋復問其山陵即近世以來對公車起家文學侍從若臺省藩臬九列六卿聚族數十餘曹何奕奕也昔有虞十六族二氏出焉乃今一本而三宗顯者林立概以砥名礪行尊主庇民外之宣力四方內之論思獻納即未必能賡明良遡元愷不亦良顯乎哉燕工函粤工鏄假令族工焉攻焉往而不容惟適燕粤而無良則卻步夫人而中材焉往而不爲子惟産二氏而不類則敗羣故良弓良冶世

受其衷兩服兩驂必先反駕焉非此族也其不爲隴西也者幾希其在詩曰無念爾祖又曰世德作求信能念之求之則國之太史太常咸在譜者猶嚆矢耳直指使者名栻居湖莊今君名琯出小塘其世次在譜中今君其父黨也

寧國府志序

高皇帝首徵發佐軍興寧國若在關中河內及建畿甸若在左馮翊而輔南都　詔復民田先後凡六下帝澤周渥不啻登三輔而上之非直以其民勞抑其地重矣郡故有成化癸巳志蓋什一僅存其後六十

年爲嘉靖癸巳建安李太宰出佐郡從而脩之視舊多所芟夷其文省矣第涉太簡而信古者將無稽其後四十年　天子建元癸酉南海陳使君出守是郡惟興廢爲孳孳齋宿抵梅太中以郡志請太中家世受史故以文獻首郡中俊懼曠日久而耤滋亡是在掌故太中敬諾則式閭而下貢東平昔太宰有事綦脩東平方以諸生受事乃今與太中共此者其惟東平由是東鄉而進諸孝廉掛沈仲子君典南鄉而進諸博士弟子揖梅叔子禹金相語曰兩生才且並以承家顯今茲之事僕誠不足以致兩生太中在焉兩

生毋讓矣於是丙子首事旬月而告成使君紹介太
中幸然而教不佞先之以君與申之以禹金禹金之
言曰兩生幸得交二仲雖重以君侯若家大夫命今
茲之事具在職方以故越境而就正先生先生序矣
夫郡之志亦猶乎國之史也古者列國有史世史職
之於是乎業不分法不撓矣乃今守相之視郡猶蘧
廬也始入境風土謠俗不及知即知之不及察久之
察矣凡諸廢置因革不及行將載筆而籍之日不暇
給藉令儉咨諏而疏考核其足術也者幾希何所病
之病無徵也乃今縉紳學士視鄉先生都鄙所藏視

閭史閭府其言不越乎丘里寧詎非家至而日見之顧琬琰相持瑕瑜相掩瑜而琬則冐然無當瑕而琰則灑然目攝之彼將幸得免於鄉人玉石糅矣卒之聲不中竅其足衒也者幾希何所病之病不再也晉楚大矣春秋以魯特聞仲尼志在春秋其文則史郎匹夫用天子事將安罪之古今作者無慮百家而太史公最著蓋世守其業斐然成一家言班氏代興則其次也昔太中視學東魯憑軾而入鄉射鄉嚳之墟概諸春秋如親奉教承子媚於文學夫非龍門之徒與且也東平篤於躬行君典裦然首舉得人具矣於

時方議父任使君居五載而政成雖決筴壹禀於使君終不以長人而自用至而太中為政二三君子左右之上有尊而下有徵不求信於民而民信之矣往不佞守襄陽將有志而未逮頃年有司志吾郡不佞越在行間今而後益知遇合之難矣志為卷二十圖亦如之為郡紀一為表三為志九為列傳十有五雜紀一附焉視太宰志凡四倍之備矣而太中猶嗛嗛也務自求多成化志繁嘉靖志略是役也事增而文未省則余之咎也夫夫天有詘信地有翕闢亦各以其時行耳宛故饒形勝玄暉太白遞賓之自宋以迄

於今彬彬乎皆究産矣我　國家列在首善承平餘二百年天運地靈于斯爲盛顧今章相之士骨鯁之臣贊持衡侍交戟者袵相接也異日者挾風雲起巖穴紛紛衛用何可勝原時詘而信時翕而闢天地且不能違之矣其斯爲羣生之府乎時至而百志成志之所由盛也典謨約矣春秋不以其故貶經春秋嚴矣遷固不以其故貶史要皆篤於時也太中何嗛嗛乎志日梟短鶴長不佞有味乎其言矣

黄巖縣志序

古昔畫地置侯秦始罷侯置令令之令古諸侯也諸

侯守在四境舉境內而疆理之載筆特書具有周綂春秋在魯晉楚先焉志之屬也　高皇帝大一統分部而概志之區別臚陳則有司在迄今或志或不豈分土殊哉大都今至屢遷毋病不暇暇矣病不徵非志之難得其人為難非得人之難得其時為尤難矣今天子絜令萬國持久任以受成功庶尹優優皆得緣文學以飾吏治故者更始亡者開先則其時也袁令君治黃巖者五稔治具畢張公暇則帥縣文學諸生為黃巖縣志草既具歲當貿成令君自言郎黃巖何敢望三都顧司馬不負玄晏司馬序矣昔黃帝神

遊而求至道台州乃當華胥氏之陽至武德而郡始名則遊方之外者也黃巖爲郡巖邑至天授而邑始名民靜而安俗樸而儉閭閻禮讓不恩官司槩諸華胥氏之隣則方內矣及文公以行部至彼鄰人士北面得師遵海而南蔚爲鄒魯當宋不祚相與蹈東海以從首陽我　明天造末寧諸耆舊率以赤心而連九族章縫俎豆斐然鄉風既襲承平善俗弟靡北歲壬子不保都鄙鄉遂爲墟丁夫釋耒而即戎中人破產而趨末麻一蓬百寧詎能不扶而直哉善乎今君之言今之彫敝則反朴之資也顧民不虛偃風在長

民前事之不忘後事者之師也語曰視已成事其謂志與志爲卷者七爲綱者五爲目者五十有三有分土而後有分民故首輿地乃若設地險以固吾圉與水利以粒吾民懲往開來當事者之所汲汲者也政由俗革故惟風俗爲詳食貨者土之實民之天也故次之王者設官以爲民官師備而政教興矣故次職官人傑地靈則地以人取重故次人物由古蹟而之祥異亦旁綜者所不遺故以外志附之則天時因地利刑民俗作人文一操牘而四者得矣其斯以爲長民者觀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粤鑄燕函毋失其舊

其斯以爲都人士觀也信斯志也不亦有徵乎哉今君得聞不佞之言呫呫自喜應祺不令自然懸書邑中代斲之謂何何所藉手幸得一當司馬郎侯萬戶何加焉行且質之蹶方其藉司馬爲紹介於是置之首簡挾策遂行

弇州山人四部藁序

儒者雅言三代代興如錯行秦其歸餘也漢與其寓內更始時爲履端文帝虛已下人賈生掘起進之陳說國體退之祖述楚辭有開必先此其嚆矢武帝孳孳文學多士應感而興兩司馬爲之擅場左右並建漢

臣自侈當世炳焉與三代同風概諸文獻有徵則其人以也由漢而下歸餘于元我 太祖再造中國咸與維新 孝宗虛已下人與孝文之治同道士興勃勃而李獻吉以脩古特聞策事摛辭成籍具在方諸賈生近之矣 世宗以禮樂治天下壽考作人何可勝原於時濟南則李于鱗江左則王元美畫地而衡南北遞爲桓文浸假與兩司馬相周旋騑騑足當駟牡夫得天者乘其運逢世者挾其貲此六君子者非有所待而後興非有所約而後合天德王則從而王世道隆則從而隆千載一時今爲烈矣顧兩司馬以

作者命世至今誦法不衰後死者幸得與于斯文殆亦瞠乎其後一旦互執鞭弭寧詎能方駕而駟之竊惟尺寸異長詩書異教藉令夔典禮而龍典樂將不耐不窮何以故所用非所長也長卿之長長于敷陳詩教也子長之長長於紀述書教也就其偏長莫不畢至脫或求其具足能無窮乎善乎元美之多于鱗也其言曰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言兼長也斯言也上士然之疑之中士駭之下士聞而笑之及于鱗之籍既傳則然者疑亡駭者意下笑者掩口退矣于鱗役僕百家睚眦千古始得元美驩甚吾柰何從海

內一當王生舉世方以無譽憚于鱗郎元美無所用
譽不佞三從元美問籍元美猶然逡巡及其涖四嶽
而籍始傳蓋倍于鱗者六之五其分部者四其卷百
八十其筴六十有奇自昔成一家言未有若此之富
者也北地亡而大道隱于鱗捋而元美鼓之聞者具
曰李王千里響應乃今二籍並著其誰能左右之邪
于鱗與古爲徒祖三墳而禰六籍其書非先秦兩漢
不讀其言非古昔先王不稱其論著非揆日不成其
逐射而當古人非上駟不以駕故片言出而人人自
廢不則無言元美上窺結繩下窮掌故於書無所不

讀于體無所不諳其取材也若良冶之操鑪鞴即五
金三齊無不可型其運用也若孫武韓信之軍即宮
嬪市人無不可陳無不可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
之右之無不有之則惟元美能耳大較于鱗之業專
專則精而獨至元美之才敏敏則洽而旁迴濟南奇
絕天際峨嵋語孤高也大海迴瀾則元美自道不亦
洋洋乎大哉要以峨嵋之高蟠于四極惡在其不禦
而三山雄峙瀛海肩五嶽如老更即天假于鱗以年
終不暇乘桴而浮海至若元美所陟寧無蹴高天俯
積雪者乎首賦若在上林鴈行當代無兩比于載筆

學舊史氏如孫叔敖其稱詩著書力敵于鱗而富倍之矣賈其餘富爲說家言則諸君子之所不遑楚左史之所未覩者也且也病渴論腐兩司馬以踢踣終元美旅力方剛幸而得謝卒履坦坦綽有前塗由今而望巇嶮不啻十舍茲所就業豈其稅駕所哉于鱗亟稱易辭日新之謂盛德日新則高明矣于鱗有焉要以富有而日新非元美不任也斯言也聞者不能無然款然駭笑顧元美之籍傳矣以不聞聞者庶乎先得我心如或咻公孫爲瘵人吾其引避之莊嶽以俟論定

陳達甫集序

泰茅氏曰三天子都混沌未鑿歷千歲塊然耳迨宋篤生徽國此其豐鎬與　明興百年程學士高時金馬卽其才命世而從衆如流及程自邑稱北地詩直將以責土爲桴鼓嗣是王仲房江民瑩起歙陳達甫起海陽堅白並鳴鏜鏜自負其人則達甫諒直樸樕柴立其中彊而廢春秋耆而廢詞賦藻旣具觀者輙持去不復求以余耳目所及者索之佚者半余爲之太息安得封禪書邪概其平生則高言不必驚人微言不必媚世文自左馬以窮墳典詩自李杜以遡康

衢體相沿或不沿辭相襲或不襲顧混然同氣漠然同心鏗然同聲蒼然同色此可與道古者嘗難與儕俗者程也仲先逹甫亡矣伯始杖國中集文若詩屢百篇吾將藏之白嶽之石室嗟乎山川寥矣吾其倐忽也哉

副墨自序

汪道昆曰余先世家大鄣徙千秋里里中世受什一余始以逢掖起家幼受業先師喁喁慕古既卒業退以其私發篋徧讀藏書即屬辭壹禀於古昔師弗善也則以告家大夫孺子嘐嘐而務多聞將害正業家

大夫敬諾篋中非博士業悉遷之既對公車余始舍
業而修古比出居縣日治程書不遑入為尚書郎屬
司馬有巡功視師之役諸郎斌斌講業余不能從既
而治郡治兵歷十年所其間什九廢業謂官先事非
與屏居谼中計餘年可足吾事會病視去而為方外
遊將吹律以應咸池僅一吷耳客至請余故業願得
比諸作者懸書國門嗟乎當世以作者鳴八音備矣
劍首曾不足以當里耳即一吷何為以此而希有聞
恥也及余奉　詔彊起自鄖關之夏門客曰閩署鄖
署遮災公兩十載籍獨公之舊草具在夫非祝融氏

所留邪古人成一家言必以名山爲藏室泰衡嘗文明之域其斯爲祝融氏之虚第載故業藏之亦不朽之事也不佞結髮從政斑白猶在行間將竊餘力以從古人日不暇給卵而未翼惡取一鳴託轂音於九臯吾知其無和也已藉令得脩故業終餘年即未能張樂洞庭郢中寧有和者客姑待之客笑曰所貴於郢中則流商刻羽是已賁捋土鼓上世有遺音焉此亦轂音之微一吷之屬也公之髮日短矣雖好古之心未化惡能從長待河之清歲不我與豈必鈞天廣樂而後盈耳哉人亦有言惟山藏疾不佞故多疾且

謾藏客將棄其疾而善藏之敢不惟命於是副墨之子則以公起家四岳玄時在望嵩華參衡乃今有事衡山請書其副以胥後命從之

太函集卷之二十二